

旅行随笔

仇士鹏

如果让我来写死亡,我会怎么写?

可能,我会用大量篇幅渲染死亡的必然和永恒,就像往一个无底洞里倾泻绝望与恐惧。但这样的文字,充其量只是一种情绪废料,它无法成为文章,更别谈触及生死教育的内核,探索生命存在的意义。

曾供职于媒体的陆晓娅在《旅行中的生死课》中选择了一个美丽的切入点——旅行。她把近十年来,从台湾到伦敦、巴黎、奥斯维辛等城市,从公墓、雕像、安宁病房到悬崖、草原、沙漠、大海的所见所闻,与近些年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“影像中的生死学”课程中,对老年问题、死亡教育与生命意义等方面的思考相结合,使那些缥缈、深邃、晦涩的话题,不再藏在紧锁的眉头下——它们有了肉体,有了影子,有了谈吐的能力,就像一个大隐隐于世的老人,与读者侃侃而谈。所以敬一丹说:“我在晓娅的文字里,感受到从容、坦然和洒脱。”

其实,直接书写死亡并无可,印象中,史铁生的《务虚笔记》和《病隙碎笔》便是如此。这是他在地坛思考了几十年后的成果,他不仅本身已经超越了死亡的有限,而且有足够的体系和底蕴去阐述它。

陆晓娅选择了另一种诠释方法。她把自己旅行的脚步放在时光里,在拜访公墓、纪念椅等地时,她也会绕着那一

## 面向日落,追问日出



《旅行中的生死课》  
陆晓娅 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个个封存在历史中的人生不停地转圈。苏珊·桑塔格、波伏瓦、卡赞扎基斯……一个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在陆晓娅的笔下被娓娓道来。他们(或他们塑造的人物)如何看待死亡,如何看待生命的无意义,然后如何给自己救赎,如何走过自己的一生,在可能生与可能死的境地下如何选择……这些一方面影响了陆晓娅,比如波伏瓦和福斯卡让她从单纯的怕死维度,进入了怕不死的维度,用陆晓娅的话说,她将在它们之间的张力中“渡过”她的人生;另一方面,这些旅行中的另一种意义上的风景,也拓展了这本书的广度和厚度。

大体上,本书分别从个体与群体两方面进行阐述。对于个体,陆晓娅围绕生前身后讲了很多,比如应对死亡焦虑的

最好方法就是“努力活出独特的自己,却又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,血脉相连”。死亡是一件需要提早做准备的事情,包括死前的医护问题、死后的财产问题和安葬问题,有一个足够放心的句点,生命继续写下去的句子才会充满愉悦。在极端情况下,死亡变成一种选择时,则需要一种超越生之本能的东西,镇定自己,让死亡变得优雅、高贵。发生死亡后,无论自己还是亲人,都应该给哀伤一把椅子,时常过来,坐在上面陪着逝者说说话,爱会得以继续流淌。对于生者而言,疗愈悲伤的不是温柔的拥抱,而是敞开,与壮阔的事物相遇,让生命的渺小和脆弱在与自然的永恒、博大进行对冲时,生出谦卑、坚强和平静的反作用力……

创造是一个被陆晓娅反复提及的词语。在她看来,认识死亡的价值在于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,从而激发创造的热忱,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。由死亡回看生命,人来到这个世界上,不仅是接受馈赠,也是在回赠,回赠的过程,就是在创造。这是支撑生命意义的核心内容,创造的时刻,是生命热情熊熊燃烧的时刻,恐惧和遗憾都会退让,生命的实在会战胜虚妄。否则,“安于命运,接受它的安排,过着一成不变的刻板生活”,成为自己生命的囚徒,把生命纳入一种固定的模式,既是对生的怠慢,也是对死的轻浮。写作,便是陆晓娅的创造,作为读者,

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她燃烧在心头的熊熊火焰。

这也让这本书的受众不再局限于中老年人,年轻人同样应该读这本书。陆晓娅在书中提到,“空心病”在古往今来许多年轻人的身上发作。而应对这场精神危机的解药,恰恰就是死亡意识的觉醒,开始对如何活进行严厉乃至严苛的逼问。如何活,如何创造?产生回答的时刻,就是生命发光的时刻。

投奔群体是个体应对死亡焦虑的另一种途径,如建立宗祠、编撰家谱等,可以让个体的生命搭上一条顽强生活了几千年的根。在陆晓娅旅行的目的地中,还包括埋葬了约翰与默罕默德的加里波利半岛,以及同时生活着不同族群、信仰的人的耶路撒冷。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祈祷和对和平的向往,成为这本书中夹着的一朵素雅的小白花。事实上,对于死亡而言,并没有个体和群体的区分,但是对于人类而言,拥有两种不同的视角,却能观照到不一样的生,所以陆晓娅在书中强调要有宇宙意识,从大看小,又是一番崭新的天地,生命又多了一分幡然苏醒的可能。

纵览全书,字里行间洋溢着赤诚的热情,这是旅行与写作对陆晓娅的丰厚赐予。我想,更是死亡对生命的倒逼,让这两个词语真正实现了渺小与广阔、短暂与永恒的联结,并最终能赋予读者珍贵的勇气、智慧和力量。

浪漫童话

薛梅

《养月亮的小孩》是作家李学武写的一本童话。与其说作家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讲述了一个关于月亮的童话故事,不如说是通过一个童话故事对现实进行观照——这是一个关于遗忘和爱的故事。

在书中,作家构造了一个与“太阳世界”平行的“月亮村”。这里的人昼伏夜出,以月为生。他们将月光可搓成冰纤,再织成素绢,用蔬果着色,做成衣裳。这里的鸟是用来照明的,荧莺终夜歌唱,不闻鸟语响,反见“歌声”亮,一道道银光从小鸟的喉咙里吐出,把大地照得亮堂堂。而掌控天气变化的“雨司”竟然是一只猫——最普通的橘猫,它洗脸时爪子绕过耳朵,就会下雨;被人摸时噼啪放电火花,就有雷电;打呼噜的声音忽大忽小,控制风力;尾巴敲地,指挥风向;平常不叫,一叫就是灾害天气……作家的想象力如此丰富,天马行空,无拘无束。天地万物,在她的眼中,都别有一番情致。

月亮村里处处充满想象,最令人意想不到的,是这里的月亮竟然也有新老交替。当老月亮诞下新月亮之时,老月亮便会像陨石般坠落,新月亮冉

## 幸好,我们还有月亮



《养月亮的小孩》  
李学武 著  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冉升起,担起月亮之职。就在老月亮生下小月亮这天,一个来自太阳世界的小女孩闯进月亮村,打破于此地的平静。小月亮生下来的时候,会把见到的第一个人视为妈妈,且寸步不离地跟着她。于是,这个叫月婴的太阳女孩,一方面要养大月亮,另一方面,也要趁机完成自己来到月亮村的秘密使命……

故事在一系列悬念中展开。小月亮需要吃足30天月光才能长大,可是第29天,老月亮不幸离世。如果小月亮不能顺利长大,月亮村就会消失。月婴

要到哪里去寻找足量的月光喂养它呢?灯光能吃吗?手机亮屏可以当零食吗?小月亮能否顺利长大,担起月亮之职?而小女孩月婴来月亮村,究竟是何目的?大概因为作家也是一位编剧,所以《养月亮的小孩》虽然是童话,剧情却是在不断地反转,戏剧张力特别足,让人看得欲罢不能。

在故事的开篇,作家用了大量篇幅去描绘月亮村,事无巨细,栩栩如生。月亮村四面环山,冻月光和雪浇在山顶上,漫流到山腰的树林中,又化成溪水,绕村一圈;月亮村的核心叫作叹月坪,是一大片用平平整整的石头铺就的场院。从月亮上看,村子一圈圈展开,像是一个大彩虹棒棒糖。月亮村的孩子们6岁学厨艺,7岁学制衣,8岁起就要接触草木虫鱼等等。作家通过这些描述,让读者眼里有字,心里有村,真心相信月亮村真实存在。

作家字里行间涌动的情感,令人动容,极具渲染力。月婴来到月亮村,原本是想删除一段记忆,却在这个过程中找回了曾经遗忘的好多回忆,通过这些回忆,她才真正看清妈妈对她的爱。而月婴的到来,最终也唤回了妈妈在忙碌生活中,被遗忘的想象力和最初

那个关于写作的梦想。小月亮在月婴的帮助下,最终升上天空,担起月亮之职,就和所有的月亮一样,用自己的光照拂着人类,是人类情思寄托的存储器。

而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我们,似乎很少将情思寄托给一轮明月了。我们拼命奔跑,怕被时代抛弃;我们坐在一起,却视而不见;我们一直讲话,却不懂沟通;我们未曾再有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的乡愁,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”的遗憾,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只相似”的感怀。即使如此,作家仍抱着极大的期望和希冀。她说:“能定义人类的,只有爱。情感就算不寄托在月亮上,肯定还会在别处悄然生长。数码时代催生遗忘,但也为记忆提供了新的存储空间。目前数码只能还原图像与声音,将来也许还能转化气味和触觉。不提取它时,它只是数字;但是回想时,它就是记忆与情感。不管形式如何,爱的本质古今如一。”

日子时有艰难,幸好,我们还有月亮。那束照拂内心,给人柔和、光明、力量和爱的光,恒久闪耀,永不磨灭。

闲闲书话

## 借,还是不借

王淼

徐惟起在他的《红雨楼序跋》中,有一条《福州旧志》的记载:“旧府志十二册,先君向所储也。万历丁酉,古田令刘君欲考本邑事,向先兄借二册去,越三载先兄歿,刘令亦不以见还,余屡托古田丞李君元若转索,仅得其一,而第十册竟无有也。蹉跎十载,未遑钞补,今岁因纂修之便,乃补一帙,复成完书。此志刻在正德庚辰,未及百年,故家鲜有藏者。自今以往,愈不可得矣。子孙其慎重之哉!”

《福州旧志》十二册乃是徐家旧藏,经徐惟起的兄长之手,出借给古田县令刘君二册。三年之后,徐惟起的兄长已经去世,借出去的书却仍未归还。徐惟起屡次托人索要,也仅仅要回了一册,而第十册竟然被刘县令遗失了,《福州旧志》就此成为残帙。一转眼十余年过去了,借官府修志之便,徐惟起才终于将此书钞补配全。于是,他谆谆告诫后人,这套书十分珍贵,一般藏家很少收藏全套,后世子孙一定要慎重保存!

借书这事儿,在外人看来只是区区小事,似乎不值一提,但在爱书人眼里却是一件两难的事情:借,恐怕损毁,又怕借而不还;不借,恐怕得罪人——总之是,借了自己不舒服,不借朋友不舒服。特别是一些珍贵的书籍,只要借出去,未免就会朝思暮想,内心忐忑不安。我就曾梦见被人借走了珍贵藏书,既想讨要,又不好意思开口,只得一天一天计算日子,期望对方早日归还,醒来犹觉怅怅。后来我干脆在每个书架上贴上“私人藏书,概不外借”的字条,且不管效果如何,毕竟能够起到一点免心焦的作用。

书,究竟是借,还是不借?这是个问题。



藏书票一般认为是15世纪德国人的发明,他们把包含个人标记的纸片贴在书上,宣示对书的主权,其功能类似于中国的藏书印。图为迄今所知最早的中国藏书票“关祖章藏书票”,发现于1910年出版的《京张路工摄影》照片集中。